

美国的预言：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和金斯伯格的《嚎叫》

American Prophecies: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and Ginsberg's "Howl"

郑燕虹 杨 静 (Zheng Yanhong & Yang Jing)

内容摘要：沃特·惠特曼和艾伦·金斯伯格常被视为美国的先知诗人。在他们看来，那源自灵魂深处的自发性表达便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预言。他们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自我之歌》和《嚎叫》中，富含预言般的启示。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讴歌美国并展望其光明的未来，金斯伯格则在《嚎叫》中揭示美国的黑暗现实，并警示其衰落。《自我之歌》和《嚎叫》中的排比句式与《圣经》诗歌中的排比句式极为相似，源自《圣经》的影响亦赋予这两首诗歌更为明显的预言特性。

关键词：《自我之歌》；《嚎叫》；预言；美国；《圣经》

作者简介：郑燕虹，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杨静，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研究。本文系湖南省财政厅课题“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研究”（120000-016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14ZDB08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merican Prophecies: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and Ginsberg's "Howl"

Abstract: Walt Whitman and Allen Ginsberg are often regarded as American prophet-poets. They believe that the spontaneous expressions from the depth of their souls are prophecies containing spiritual wisdom. Some of their poems, especially "Song of Myself" and "Howl," are rich in prophetic inspirations. Whitman sings praise for America and looks forward to its bright future in "Song of Myself," while Ginsberg reveals the darknes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warns against America's decline in "Howl." In "Song of Myself" and "Howl," there are many parallelism sentences which bear great similarity with those in the *Bible*.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Bible* also endow "Song of Myself" and "Howl" with strong prophetic features.

Key Words: "Song of Myself"; "Howl"; prophecy; America; Bible

Author: Zheng Yanho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1023599289@qq.com). **Yang Ji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74352748@qq.com).

引言

惠特曼 (Walt Whitman) 和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 都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们是在诗歌领域推陈出新的领袖诗人, 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美国的先知诗人。尽管两位诗人相隔一个世纪, 惠特曼对金斯伯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金斯伯格的诗歌、散文、信件、演讲以及日记中, 惠特曼的名字无处不在。惠特曼可谓是金斯伯格诗歌创作的导师和精神之父。惠特曼的诗歌艺术及创作技巧, 惠特曼的政治观点和民族精神都在金斯伯格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关于惠特曼与金斯伯格诗歌中共有的特性, 国内的研究寥寥可数, 在国外则有不少的评论家从他们的诗歌主题、非传统的诗歌形式以及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民族精神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虽然一些评论家关注了惠特曼和金斯伯格的先知诗人特点, 但鲜有对《自我之歌》和《嚎叫》的预言特征的专题研究。基于此, 本文对这两首诗歌的预言特征试作探究。

一、预言、先知诗人和诗歌

对于预言, 大部分人都将其理解为对未来事件的准确预测。但斯蒂芬·L·麦肯兹 (Steven L. McKenzie) 在《如何阅读圣经》(*How to Read the Bible*) 中指出, 这是人们对预言的一种误读, 预言特别是《圣经》中的预言相较于是上帝对未来的预测, 实则更多的是关乎于现世的信息 (67)。这些由先知传达给民众的神的旨意和信息通常包括先知对传统社会、现代世界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神圣意志的解释或者启发。惠特曼和金斯伯格延续了这一《圣经》中的预言传统, 他们对预言的概念亦有着自己的理解与阐释。惠特曼曾指出: “预言这个词被极大地误用了; 它被狭隘地认为仅仅是预测而已, 但这并不是这个希伯来语被翻译成‘先知’的主要意思。而是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 从心灵深处如泉水般地翻涌而出, 神圣而自发地向上帝展示。预测只是预言中极其小的一部分, 重要的在于从灵魂深处去迸发出上帝般的建议” (Whitman,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887-88)。相较于预测, 惠特曼认为这种对上帝旨意的展示与传递是先知及预言更为重要的任务 (同上: 1166)。因此, 对惠特曼来说, 预言并非仅仅是诗人对未来做出的准确预见, 主要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自发地迸发出来的“上帝般的建议”。惠特曼曾在《自我之歌》中写道: “灵感通过我汹涌起伏” (同上: 211)¹。艾德·福塞姆 (Ed

1 本文惠特曼诗歌的译文参考了楚图南和李野光先生译文, 详情请见参考文献。

Folsom) 指出, 这里的灵感既是诗人的灵感又是预言的力量或说神圣知识的传播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s* 109)。灵感迸发之时, 作者的思绪完全被预言的力量所占据, 不由自主地传达着神圣般的启示和预测。金斯伯格对预言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什么是预言呢? 我无法断言正确或是错误, 也无法肯定客观的未来事件, 如 1984 年丘比特号上的紫色气球。可我却充分相信自己的想象力, 而且敢于表达出我内心的想法” (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125-26)。金斯伯格认为, 预言乃源自内心自发而又真诚坦率的表达, 这与惠特曼的观点一脉相承。同惠特曼的一样, 金斯伯格认为, 预言并非一定是对未来事件的准确预见, 那些源自于灵魂深处, 揭示现实真相, 富有启发的表达也是预言。金斯伯格认为在“神圣的灵感”启发之下, “仅仅一颗灵魂就能够单独地了解和预示这偌大的世界”(同上: 254)。在创作《嚎叫》时, 金斯伯格便是跟随着自己的“浪漫主义灵感”, 沉溺于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中, 一边隐约地感知这个世界的存在, 一边预言他所知道的一切(同上: 229)。

大部分评论家都认为惠特曼是神秘主义者, 金斯伯格对此亦有所评论。神秘主义者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一切, 能以某种方式连接超自然, 从而能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上帝并将上帝的旨意传递出来 (Allen 241)。在一些评论家看来, 惠特曼正是通过神秘体验与上帝接触, 并在此种体验中把来自上帝的预言自发地转化为诗歌。在《自我之歌》的第五节中, 惠特曼就描写了神秘体验的所有阶段, 从与灵魂的沟通到感官被超自然所渗透, 再到由此经历所带来的精神智慧和绝对知识(同上: 250)。惠特曼从神秘体验中获得的诗歌创作灵感使其成为了一个预言家和诗人(同上: 85)。金斯伯格也曾在《美国》一诗中写到自己拥有“神秘幻觉和宇宙感知”, 他的此种感知可谓是对惠特曼的神秘体验的一种回应, 在其早期诗歌《齐瓦尔沃的午憩》中, 金斯伯格对惠特曼诗歌中的“神秘传统”就有提及。一些评论家认为, 《嚎叫》初稿首句中使用“神秘的 (mystical)”而非后来的“歇斯底里的 (hysterical)”一词, 也直接体现了作为神秘主义者的惠特曼对金斯伯格所产生的影响。在给理查德·埃伯哈特 (Richard Eberhart) 的信中, 金斯伯格曾解释说, 《嚎叫》的力量来自于积极的“宗教”信仰和神秘体验的启示 (Ginsberg, *Howl on Trial* 40)。金斯伯格在《嚎叫》中提及的“布莱克式轻松悲剧”, 指的就是诗人的神秘体验(在布莱克的诗中听到了诗人朗诵的声音)。金斯伯格将这次的神秘体验解释为是让他成为弥赛亚式的预言先知的召唤, 要用诗歌为世界传递真相 (Hyde 342)。神秘主义的影响使惠特曼在诗歌创作中注重源自灵魂的直觉, 强调情感而非逻辑。金斯伯格更是强调诗歌中情感的自发性, 强调感性反对过度理性, 强调诗歌是“心灵的顿悟, 体验和启示”(郑燕虹, “金斯伯格的自发性创作” 101)。因此, 对惠特曼和金斯伯格而言, 那源自于灵魂的神秘体验和心灵的直觉感悟的诗歌, 便是对宇宙信息以及上帝启示的传递, 是一种预言。

惠特曼和金斯伯格所理解的预言虽然不强调对未来做出准确预见, 但皆

意在揭示事实、传递真相与启示,《自我之歌》和《嚎叫》的创作动机皆源于此。惠特曼认为由于先知诗人的灵性,他们可以解释一切的事物(Whitman,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25)。诗人在经历神秘体验的启发时,在思绪自发流露的过程中,能够摆脱自我意识的局限性,从而能够感受宇宙事物的原貌,揭示事物的本质与真相。《圣经》中的预言亦多数旨在展示真相。由于大众并未能像上帝一般能够窥视和洞察社会全貌与未来,人们往往对现实认识不清,甚至迷失于其中。此时,上帝就需要通过先知将事实与真相用预言的方式传递给他的子民,以使得人们能够认清事实,做出正确的行动。因此,《圣经》中的预言除了一些对乌托邦式美好未来的憧憬,往往更多的是带有威胁性质的建议。假如人们不按先知所传递的上帝的旨意去做,那么灾难性的后果就会发生,比如《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阿摩司书》等中的预言大都属于此类。在惠特曼写作第一版《草叶集》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当时的美国社会正站在巨变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向任何方向。他希望能以先知的姿态,引领美国航向自由、民主的未来。因此,惠特曼带着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渴望与期待,开启了自己毕生的事业——要使自己的诗歌成为美国人的《新圣经》,成为美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Crier 353)。到了金斯伯格的时代,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3),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发生与所在,因为当时的美国大众思想意识已经被传统教条思想、大众媒体、政府独裁等等有形或无形的统治禁锢住了。金斯伯格认为,此时的诗歌应该是“从熊熊火焰中的荆棘里传出的声音”(同上:249)¹,能够通过传达来自上帝的启示,引领人们走出困境。因此,金斯伯格认为“诗歌的作用,当时我们认为,现在我个人仍然这样认为,是一种表现预言的东西:我们将我们的洞见为局外人表达出来”(Schumacher 582)。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曾评价说,《圣经》中的先知预言旨在揭示邪恶,并指明出路,金斯伯格的《嚎叫》正是典型的预言式的诗歌(Hyde 50)。在惠特曼和金斯伯格的《自我之歌》和《嚎叫》中,源自灵魂的直觉感受与寻求真相的理性认知被结合在一起,通过对美国现实进行观察与揭示,来唤醒民众,启发民众。恰如爱默生在《论自助》中所言,超越激情之上的灵魂可以“看到本真和永恒的结果”(Emerson 158)。这种揭示本真,启示民众的创作意图,是惠特曼和金斯伯格被标以先知诗人的重要原因。

二、源自《圣经》影响的预言表达模式

为了寻求预言式的表达效果,惠特曼需要更为自由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诗人来自灵魂深处的自发性思绪。金斯伯格亦认为传统的诗歌模式因其固化的、

1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因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尽苦难,上帝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发出启示,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不灵活的格式及韵律，不能将其源自灵魂深处的神圣的启示、最深厚真挚的感情和现实感受表达出来 (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247)。在惠特曼苦苦探索的过程中，《圣经》诗歌的表达方式使其深受启发。艾德·福萨姆和肯尼斯·M·普赖斯 (Kenneth M. Price) 曾评价指出，惠特曼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实验性的诗歌形式，是演讲，新闻和《圣经》中的诡辩，世俗和预言的结合” (44)。评论家理查德·蔡斯 (Richard Chase) 和盖伊·威尔逊·艾伦 (Gay Wilson Allen) 特别注意到惠特曼对《圣经·旧约》中排比句式的采用。艾伦认为惠特曼将排比作为自己诗歌一个基本的句式结构，是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泛神论 (388)。与惠特曼的《自我之歌》相似，金斯伯格的《嚎叫》中亦大量使用了排比句。

典型的圣经式诗歌常使用排比句式，通过使用不同的词语在相同的句式中共构建意象或者传递信息 (McKenzie 57)。由于排比句的重复和叠加的特性，能够使得上帝或者先知的语言更为鲜明突出，在传递信息和预言时更为权威有力，使得预言在被大众接受时能达到更好的威胁或者祝愿的效果。《旧约·以西结书》中便有大量由先知以西结传递的上帝对以色列子民的警告性预言，因为他们背弃了耶和华，所以上帝警告他们必将遭受惩罚和磨难，如：

And they shall make a spoil of thy riches, and make a prey of thy merchandise: and they shall break down thy walls, and destroy thy pleasant houses: and they shall lay thy stones and thy timber and thy dust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

And I will cause the noise of thy songs to cease; and the sound of thy harps shall be no more heard.

And I will make thee like the top of a rock: thou shalt be a place to spread nets upon; thou shalt be built no more: for I the LORD have spoken it, saith the Lord GOD. (Ezekiel 26.12-14)¹

先知以西结在这里以一连串的“他们将要”和“我将要”作为句子开端的排比句式，展示出上帝的惩罚将带来的残酷景象，显示了上帝无上的权威和强烈的意志。《自我之歌》的全文充满了以“You shall”、“For me”、“I know”、“Where”、“What”、“Earth of”等字词展开的排比句式。这些排比句式将诗人需要描绘的景象和传递的信息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比如：

You shall possess the good of the earth and sun, (there are millions of suns left,)

You shall no longer take things at second or third hand, nor look through

1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zekiel+26&version=KJV.2018.09.22>

the eyes of the dead, nor feed on the spectres in books,
You shall not through my eyes either, nor take things from me, (189-90)¹

在句式结构上，它们与上述《以西结书》中的预言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由“You shall”开头的简单句或并列句构成的排比句式，赋予诗句一种权威性。又如：

And I know that the hand of God is the elder hand of my own,
And I know that the spirit of God is the eldest brother of my own,
And that all men ever born are also my brothers, and the women my
sister and lovers, (192)

此处，惠特曼以“我知道”开头的排比句，展示了上帝与诗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惠特曼将自己与上帝联系起来，表明自己的话语即是上帝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这里也显示出了惠特曼的预言与圣经式预言的表达模式上的某些差异。由于上帝的话不能直接传递给民众，所以《圣经》中的预言常常需要寄存于一个象征性的代表中，比如以西结等先知，并在预言的开始或者结尾部分常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类的话语，以表示先知所传递的预言是直接来自于上帝，上帝的话语是通过他复述给民众的。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则将上帝、先知和诗人之间的界限直接模糊掉了，诗人的话语仿佛就是上帝的旨意。克里斯提那·马祖尔 (Krystyna Mazur) 认为，这些“and”有一种强大的圣经式的寓意，这种排比句式使得诗句有一种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39)。这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特点就在于惠特曼借用了《圣经》中的预言表达方式，从而赋予了自己如同上帝一般的身份。

金斯伯格将惠特曼《自我之歌》中这种排比手法的铺陈风格在自己的《嚎叫》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嚎叫》几乎通篇都使用了排比句式，第一节中就有 50 多个以“who”开头的排比句，这些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排列在一起，不断推进，宛如排山倒海一般宣泄出诗人强烈的情感：

who poverty and tatters and hollow-eyed and high sat
up smoking in the supernatural darkness of
cold-water flats floating across the tops of cities
contemplating jazz,
who bared their brains to Heaven under the El

1 本文《自我之歌》相关引文均出自 Walt Whitman, *Walt Whitman: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2)。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and saw Mohammedan angels staggering on
 tenement roofs illuminated,
 who passed through universities with radiant eyes
 hallucinating Arkansas and Blake-light tragedy
 among the scholars of war, (Ginsberg, *Collected Poems* 134)

这些以“who”开头的排比句，以上帝般的全知视野淋漓尽致地传递出了“这一代精英”的真实生活景象。随着诗句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不断展开，金斯伯格受“神圣灵感”启示而自发涌现的思绪和情感不断地进行叠加蓄势并达到高潮，随之营造的强烈情感与氛围能有力地感染与影响他人。莫里斯·迪克斯坦 (Morris Dickstein) 在听金斯伯格朗诵《嚎叫》时曾评价到，“金斯伯格来此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 (7)。在《圣经》中，上帝通过预言以影响子民的思想意识，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最终使得预言得以实现或者被阻止发生。金斯伯格则期望以预言般的诗歌来影响与改变大众被禁锢的思想，从而使人们对自我价值和美国的现实社会进行新的审视。将金斯伯格和惠特曼联系起来看，《嚎叫》中的“我”如同《自我之歌》中的“我”一样都是诗人也是先知。

三、诗歌中蕴含的预言和启示

斯蒂芬·L·麦肯兹在《如何阅读圣经》里说道，《圣经》里的预言首要的不是去预言未来，而是要去传达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情况 (67)。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便具有麦肯兹所说的《圣经》预言的此种特点。该诗充分体现了当时 19 世纪美国的民族个性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流精神，不仅全面的描绘和反映了美国的时代生活，而且描摹了“有关整个民族发展前景的想象” (刘树森 45)。爱德华·卡彭特 (Edward Carpenter) 认为，在《自我之歌》中“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听到了先知的声音，他¹真正了解并接受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Miller 67)。《自我之歌》中有对美国自然景观的细致描写，有对美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深刻体悟，也有对当时美国社会物质生活的全面观察和记录。惠特曼热情洋溢地描绘和歌颂了当时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们及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些人几乎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区域和主要的行业，形成了一幅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图。惠特曼不仅看到了美国的迅速崛起与高速发展，看到了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所带来的蓬勃生机，同时也注意到了国家及政府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以及各社会阶层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分裂。惠特曼以先知的身份怀抱对普通民众的深刻信念，在《自我之歌》中传递给人们希望的预言：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未来 (Greenspan 48)：

1 指惠特曼。

我说出原始的一句口令，我发出民主的信号，
上帝哟！如非全体人在同样条件下所能得到的东西，我绝不接受。
由于我，许多长久缄默的人发声了：(211)

因此，惠特曼被评论家们称之为民主的先知，《草叶集》也因此被称作是一部“民主的《圣经》”(Bucke 1022)。惠特曼对美国社会的民主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念，是惠特曼对当时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政治争辩的反思。当时美国废除奴隶制，并由此引发出不同阶层间主权与自由的极大纷争。惠特曼希望能用诗歌来调解这种分歧与争端，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新的秩序里面，惠特曼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中个体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平等、自由等权利。

我不让有一个人受到怠慢或是被遗忘，
妾妇，食客，盗贼，都在这里被邀请了，
厚嘴唇的黑奴被邀请，色情狂者也被邀请，
在这里他们与其余的人决没有区别。(205)

在惠特曼这里那些曾长久被忽视的、被抑制和被淹没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这是对话语自由的肯定，也是惠特曼对个体自由的肯定。在惠特曼看来，没有任何借口或者理由可以去阻碍任何个人的自我表达以及发展的权力。韦格瑞 (Gary Wihl) 也认为“《自我之歌》里面许多伟大的诗句和章节都涉及到一个灵魂、一个真我、一个无限多样性的自我，这些都能被称作一种民主精神”(Kummings 80)。同时，惠特曼宣告了这一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国民之间的爱，“而一切出生的人也都是我的弟兄，一切女人都是我的姊妹和我所爱的人，/而造化的骨架便是爱”(192)。

到了二战后的美国，金斯伯格认识到惠特曼所预言和勾画的美国民主社会并没实现，反而惠特曼曾担心会摧毁美国民主的“残酷物欲在政府的独裁统治下暴露无疑”，使得美国偏离了民主的走向。美国成为了高度物质化的、堕落的、工业化的社会，成为了惠特曼预言的“可恶的国度”(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19)。金斯伯格认为，此时的诗歌应当起到预言和警示的作用，要使得人们认识到“美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上，它正在临近猛然觉醒的边缘，就要认识到死亡的事实，即 40、50 年代所标榜的‘美国世纪’的长期死亡；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诗人甚至还可以努力美国预言另一种生活方式”(Schumacher 583)。因此，金斯伯格此时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社会险恶的现状以及美国危险的命运。金斯伯格在《嚎叫》中宣泄了歇斯底里的愤怒，呐喊出对于他所知道

的和看到的世界的预言及咒语，让人们认清美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嚎叫》的开篇，金斯伯格便宣告了这一代人的堕落和无助：“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身子黎明时分晃过黑人街区寻求痛快的一针” (Ginsberg, *Collected Poems* 134)¹。在紧接下来的第一部分里面，金斯伯格描写了“我这一代的精英”们恍若幽灵一样在地狱般的世界游荡，展示了二战后美国物质繁荣之下人们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和压抑残酷的社会现状。在随后的第二部分，金斯伯格揭示了产生这些社会现状的原因：

那是怎样一种史芬克般的怪物拥水泥和铝合金铸成敲碎了他们的头盖骨吞下他们的脑浆和想象？

摩洛克！孤独！污秽！丑恶！垃圾箱和得不到的美元！孩子们在楼梯下厉声尖叫！小伙子在军队里痛哭！老年人在公园里呜咽！（同上：139）

金斯伯格将当时社会的问题指向了这个吃人的“摩洛克”²：一个政治、经济、商业、军事等等体系被官僚体制和霸权主义控制的美国。“摩洛克”怪物从被毁灭的青年一代的大脑中取食，消抹掉了他们的灵魂和个性。美国人们生活在对战争、原子弹、麦卡锡反共主义等等的恐惧之下，丧失了自我意识。个人自我的自由和价值被抹杀掉，惠特曼式的民主在这里完全没有踪迹。但金斯伯格“希望给这个社会一些政治上的暗示，就像我之前的这个国家的许多忧国忧民的吟游诗人一样行使一些预言的权力” (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125-26)。金斯伯格在这里效仿的忧国忧民诗人就包括曾被她称作美国的“民族预言家”的惠特曼 (True 30)。像惠特曼一样，金斯伯格认同个人的价值最大化，期望将美国构建成一个伟大的民主社会：“我们是人，是主观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感觉——我们活着，而我们的存活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独特的个体和敏锐的感觉构成。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的人的联合体，我们的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鼓励个体最大程度发展的社会结构。请允许我引用我们的先知瓦尔特·惠特曼曾经说过的话。这是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传统，这就是美国的神话，是最受我们爱戴的思想家——梭罗、爱默生和惠特曼——的预言：每个人自身都是一个伟大的宇宙；这就是自由，是美国最伟大的价值” (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68)。

虽然《自我之歌》与《嚎叫》的感情基调截然不同，《自我之歌》中对未来民主社会充满了乐观与希望，《嚎叫》中则充满了痛苦和绝望，但这并

1 本文金斯伯格的诗歌译文参考了文楚安的译文。

2 摩洛克是古代希伯来传说中的火神，父母往往将自己的儿女献祭给摩洛克，以示对他的虔诚。金斯伯格借摩洛克喻指美国一切社会的邪恶力量。

不意味着《嚎叫》是金斯伯格对惠特曼式民主社会的完全绝望与背弃。《嚎叫》中所描写的社会与生活中的堕落、绝望和挫折，恰如赫尔伯特·布劳所说的那样，“通过拯救绝望、拯救污秽、拯救将会出现的罪恶，所见的终将是对罪恶、对污秽、对幻灭、对绝望的救赎”。而这种“救赎的可能性”在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看来就是“来自爱，以及对人类神圣性的爱” (Hyde 50-51)。这是金斯伯格在注释部分所咏叹的人类间神圣的爱，也就是惠特曼得以实现民主的“伙伴之间终生不渝的爱” (Whitman,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272)。因此，《嚎叫》本质上最终和《自我之歌》一样透着圣经式的乐观和对未来的希望，它们的一致目标都是想要实现“以爱神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民主” (Ginsberg, *Deliberate Prose* 304)。

结语

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对美国——“一个崭新的世界”的预言，恰如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在《批判、正典结构与预言》 (*Criticism, Canon-formation, and Prophecy*) 中所说，是一种带有新教激进气质的“启示录式的渴望” (167)。金斯伯格在《嚎叫》中对美国残酷现实的揭示及其发出的美国行将衰落的警示，则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救赎渴望。《嚎叫》可以看作是金斯伯格在深刻洞察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对惠特曼百年前《自我之歌》的回应。惠特曼以《自我之歌》为代表的《草叶集》以强烈的民主意愿引发了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思潮，以标新立异的诗歌风格开启了美国新一代的诗风。金斯伯格的《嚎叫》则掀起了美国文化界的“垮掉派”运动，使一股反传统、反权威的飓风席卷了美国乃至全球，为美国文坛开创了新局面 (郑燕虹，“金斯堡诗歌中的‘疯狂’” 238)。《自我之歌》和《嚎叫》也因此被称之为美国的预言诗歌。

Works Cited

- Allen, Gay Wilson. *Walt Whitman Handbook*. Chicago: Packard and Company, 1946.
- Bucke, Richard Maurice. "Walt Whitman."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Walt Whitman*. Ed. Louis Untermey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9.
- Chase, Richard. *Walt Whitma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61.
- Crier, Edward. F., ed. *Walt Whitman: Notebooks and Unpublished Prose Manuscripts*, 6 vols. New York: New York UP, 1984, Vol. 1.
- Dickstein, Morris. *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 Emerson, Ralph Waldo. *The 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 Folsom, Ed, and Kenneth M. Price. *Re-Scripting Walt Whitma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5.
- Ginsberg, Allen. *Collected Poems 1947-1997*.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6.
- . *Deliberate Prose: Selected Essays 1952-1995*. Ed. Bill Morg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Publishers, 2000.
- . *Howl on Trial: The Battle for Free Expression*. Ed. Morgan, Bill and Nancy J. Peters. CA: City Light Books, 2006.
- Greenspan, Ezra. *Walt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A Sourcebook and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哈罗德·布鲁姆：《批判、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Bloom, Harold. *Criticism, Canon-formation and Prophecy*. Trans. Wu Qi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 惠特曼：《草叶集》，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Whitman, Walt. *Leave of Grass*. Trans. Chu Tu'nan and Li Yegu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4.]
- Hyde, Lewis, ed. *On the Poetry of Allen Ginsberg*.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84.
- 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 [Ginsberg, Allen.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1947-1997*. Trans. Wen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Kummings, Donald D., ed. *A Companion to Walt Whitma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 刘树森：“历史语境中的诗人与民族诗歌话语的建构——惠特曼与金斯堡比较研究之一”，《国外文学》2（1998）：43-50。
- [Liu, Shusen. "The Poets i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oetry and Discourse—A Comparative Study of Walt Whitman and Allen Ginsberg." *Foreign Literatures* 2（1998）：43-50.]
- Mazur, Krystyna. *Poetry and Repetition: Walt Whitman, Wallace Stevens, John Ashbery*.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 McKenzie, Steven L. *How to Read the Bible: History, Prophecy,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P, 2005.
- Miller, Edwin Haviland. *Walt Whitman's "Song of Myself": A Mosaic of Interpretations*. Iowa City: U of Iowa P, 1989.
- Schumacher, Michael. *Dharma Lio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True, Michael. "American Literary Radicals and the Bicentennial-Jefferson to Ginsberg, 1776-1976." *The English Journal* 64.6 (1975): 27-31.
- Whitman, Walt. *Democratic Vistas*. Ed. Ed Folsom. Iowa City: U of Iowa P, 2010.
- . *Walt Whitman: 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2.
- 郑燕虹：“金斯堡诗歌中的‘疯狂’”，《外国文学评论》3（2018）：227-38。
- [Zheng, Yanhong. "'Madness' in Allen Ginsberg's Poem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18): 227-38.]
- ：“金斯伯格的自发式创作”，《外语教学》6（2017）：100-03。
- [—."Ginsberg's Spontaneous Method of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6（2017）：100-03.]

责任编辑：郑红霞